

陽子之宋宿於通旅通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通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通旅店也往

於宋國宿於中地通旅美者恃其美故人  
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  
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註言日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  
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卷二

二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慶二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  
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  
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  
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類當  
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

疏居在郭東因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  
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註無假也

疏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夫

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恆守真宗動而當  
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患於大濼今清而容物與天同  
也

疏郭註云清者患於大濼今清而容物與  
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

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威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  
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註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註非真物也

○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並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註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真道羣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温伯雪子

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 疏温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

見

温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疏斲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

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疏前後見客類自嗟歎温伯僕隸怪而問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註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 疏擊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

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註禮義之弊有斯師也

是以數也

○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

之教于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

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

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註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

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註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說也

類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矢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語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瞳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趁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眾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

註夫心以死為死乃更更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

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美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註皆可見也

疏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註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疏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註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

疏見日出謂之存觀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註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

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註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疏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產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也

效物而動

註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11079 J A 3 4 2 2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註不以死為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

註薰然自成又奚為哉

疏薰然自動之貌薰然蒸氣成形無物使

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註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

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

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公

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死邪

疏孔丘類于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

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

暫停把臂之間歎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

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  
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

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

更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

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

變故日新者也類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

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

人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

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

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

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

矣故知新新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註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

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

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註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

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美惠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

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

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實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

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

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

註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熱然不

動搖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

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極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註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幾項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

燿忘造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

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註初未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為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疑神妙本所以形同

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註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為

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為其無法可辨

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

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為汝議乎其將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為汝議論

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真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

註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

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

註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而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

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

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註未嘗守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

徙新新不生故曰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

註自爾故無功

疏玄功冥濟故莫見為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註萌於聚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註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

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

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

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

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

註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

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註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

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

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

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

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

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

也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哀樂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註愈不足患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

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

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况

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註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

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

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

道者解乎此

註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

復累心唯當脩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

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

言以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

說而免於脩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洿也無為而才自然

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註不脩不為而自得也

疏洿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

汲取利潤非由脩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

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

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脩為自然

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

與

註醯雞者甕中之蟻螻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註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醯甕中之蟻螻每遭物蓋甕頭故

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

事理若無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

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

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友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威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譏

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

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疏履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

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變綬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已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辨說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今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註德充於內者不備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

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疏有虞舜也姓鳩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

頻被踴頭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

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妻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墨在外者半

疏宋國之君欲畫圖中山川地土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命令拜揖而立調朱和墨

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者多

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帶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疏儻儻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

坐僕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註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心施餌聊自寄此道遙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註竟無所求

常釣也

註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而已

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

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

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黑色而顛乘駁馬而備米蹄號曰富而政於

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諸臣佐云

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鬚顛乘

駁馬而蹄備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

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

駁亦有作駮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顛好

乘駁馬駁馬蹄備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

教令於王是以蹇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

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命令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國

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敕令無

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

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舍以受諫書也

亦言是諫士之館也庚六斗四升也為政

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却

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

不顯其德退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註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

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註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

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

今而夜適終身無聞

註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

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

下也

疏儀項之間拜為師傅此而事之間其政



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疏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註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

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

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

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註盈貫謂溢鎗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註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

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御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鎗也措置

也御寇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

而滿鎗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

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註矢去也箭適去復軟沓也

方矢復寓

註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

敏捷之妙也

疏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

沓前箭所謂擊括而入者箭方適際未至

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

言圓鎗重沓破括方全挿孔復於寓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註不動之至

疏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

振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

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

疏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

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逸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地汗流至踵

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逸巡猶却行

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

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

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

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

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註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

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

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  
豈唯射乎

疏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  
太空等量故能上闚青天天下隱黃泉壁彼

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  
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

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疏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  
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

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  
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

歡若為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  
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疏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

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

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在我邪亡乎彼  
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

我非獨存也  
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

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為失若在我邪則於  
彼為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混

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註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疏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

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  
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犧黃帝不得友

註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  
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  
以友其人也

疏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

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  
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

賊之徒何能劫剽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已況於  
爵祿豈復棲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

愈有  
註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  
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

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

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為  
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註言有三亡微也

疏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全有凡賤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夫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二十四

註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斧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

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為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為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

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孤者疑

似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孤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耳

狂屈曰嗚乎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疏啖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